

第六册

金粉世界

759

蓮文第六站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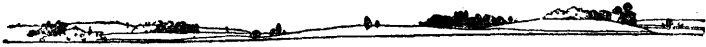


A541 212 0036 2140B

燕西這時不打牌，是局外之人，成了旁觀者的形勢。他見秋香輸了五塊多錢，還是嘻笑自若，一點不着急，很有點奇怪。正當這個時候，阿因口內，不住的埋怨着牌。話沒說完，秋香憑空就打了一張白板給阿因對。燕西且不動聲色，過了一會兒，裝着找什麼東西，就繞到秋香身後，一眼看見他面前豎立的牌，還有一張白板，心想，好嗎！你這三個小鬼頭，倒是聯合起來，想弄我的錢，我先不作聲，將來再和你們算賬。四圈牌打完，燕西又輸四五塊錢。全算起來，倒輸了上十塊。依着梅麗，有些不服氣，還要打四圈，燕西笑道：「得了，人家也贏夠了，不好意思再贏了。要打，我讓你來，我不幹了。」梅麗道：「你輸了許多錢，不想班本嗎？」秋香笑道：「輸了，就輸了罷，和人拚命不成，待一會兒，三少奶奶叫起來，沒有人，他又見怪的。我是不打了。」燕西笑道：「你捨得輸那些個錢嗎？」秋香道：



七爺就那樣看我們不起，打牌總有輸贏，怕輸還來嗎？燕西笑道：好大話兒，過兩天我們再來一次罷。秋香笑道：只要有功夫，來就來，怕什麼？說着話，阿因和玉兒先走了。秋香對梅麗道：八小姐，我們那邊打牌，去看看嗎？梅麗道：打不上牌，我就懶得瞧，我先走了。說畢，他也出門去了。燕西見屋裏沒有第三個人，便對秋香道：秋香，你是一個老實人，現在也學着壞起來了嗎？秋香道：什麼事學壞了？燕西道：我問你，你手上有兩張白板，爲什麼拆了對子，打給阿因去碰？秋香道：那有這件事！燕西道：沒有這件事？我轉到你身後，親眼看見你打牌的，你還賴什麼？秋香道：我一對，他一對，對死了，怎麼能成牌呢？那牌因爲我要打清一色，所以打給他對了。那末巧就讓你看見了。燕西豎起一個食指，指着秋香笑道：你這孩子，不說實話，我就要告訴三少奶奶，重重的罰你，你們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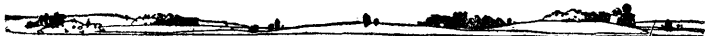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十五回

個人約好了，打算把我當傻瓜，贏我幾個錢去買東西吃，對不對？我早就知道了，讓你們贏去，看你們能贏多少？你再要不說實話，真把我當傻瓜了。秋香笑道：七爺輸個十塊八塊，那還算什麼？就算我們抬轎子抬去了。八圈牌，大半天，抬的人怪苦的，花幾個錢，那還不值嗎？燕西笑道：要是這樣說，我花幾個錢，倒也不冤。秋香笑道：誰叫七爺和我們來哩？我們和七爺打牌，要是輸了，七爺也不忍心吧？所以我們非贏不可。燕西笑道：既然這樣說，這次饒了你們，可是下不爲例。下次若再有這種事，連這次的一齊算出來，要你們加倍兒歸還。秋香道：話說完了，沒有我的什麼事了吧？我要走了。說畢，返身要走。燕西道：我還有一句要告訴你。你不要對阿因說，我已經知道，就這樣模模糊糊過去就算了。秋香笑道：這倒好，抬轎子的不要瞞着，坐轎子的倒要瞞着哩。燕西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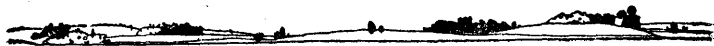
道：我是這一分兒邪門，要不然，你們不給這三人頭轎子我坐哩。秋香這才笑着去了。燕西一看鐘，還只有九點鐘，走又走不了，在家裏又坐不住，這漫漫長夜，是怎樣的過去？坐了一會兒，先踱到上房裏來，只見自己母親和二姨太太翠姨敏之四個人打牌打的正有勁。二姨太何氏一回頭，看見燕西，笑道：老七，恭喜你。原來二姨太是生了子女的人，又上了年紀，所以他們嫡出的男女兄弟們，對他要尊敬些。他也不輕易和子女們說笑話。現在他說了這句話，燕西倒莫明其妙。笑道：好好兒，有什麼可喜的。二姨太道：有好幾個月了，我沒見你晚上在家裏。今天在家裏待住了，還不是很可喜嗎？燕西道：幸虧爸爸不在這裏，不然姨媽是給我火上加油了。金太太道：真是的，你那個，什麼鬼詩社，快一點收了罷。要找朋友作詩，家裏也一樣的集會，何必花上許多錢，另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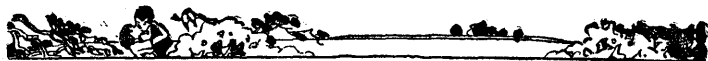


賃房，我聽說你到處借錢，大概是虧空得不少。再要不收拾，借了許多錢，你父親知道了，肯依你嗎？從今天起，你要不在家，我就派人去找你，看你在外面做些什麼？燕西道：誰說了我鬧了虧空？翠姨笑道：你別望着我，我可沒說。燕西道：誰也有錢不湊手的時候，那也不算虧空。金太太道：聽你這口音，你就虧空不少，還用得說哩。天一天二，我要盤算你的用度。瞧瞧這虧空，究竟是怎樣拉下來的。燕西一聽消息不好，又溜開了。順着脚步不覺又到玉芬這邊來，隔了院子，看見上房燈光燦爛，就知道牌沒有下場。燕西走進來一看，玉芬面前的籌碼，依然堆得很高，笑道：贏家到底是贏家，現在還攏着那些籌碼啦。玉芬道：你以為我還贏了哩，輸着不認得還家了。燕西道：我去的時候，你很贏啦，而且和了一個三台。玉芬道：自那牌以後，就沒開過和了。我今天打牌很不成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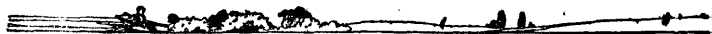
你替我看着一點罷。潤之道：你請到了他，那算請到了狗頭軍師了，要靠他來替你班本，那真是夢想。燕西笑道：先我在棹上打兩牌，你們就把我轟下來，怎樣倒怕這狗頭軍師哩？說時，他走到玉芬身後坐着，接連看了幾牌。玉芬笑道：真是狗頭軍師，你不來我牌還取得好看些，你一來了，好牌都取不到了。燕西笑道：這就有點不近人情了。你的打的不好，可以說是我軍師不會劃策。至於你取牌取得不好，是你手上的事，和我什麼相干。你若讓我打幾牌，我若不和，我才肯承認狗頭軍師的徽號。在場的各位聽着，是真把我當狗頭軍師嗎？若是不怕我，就讓我上場打幾牌。佩芳道：不讓你打吧？讓你說嘴。讓你打吧？又中了你的計。燕西道：那就聽各位的便了。佩芳道：就讓你打幾牌罷。你不利牌，看你有什麼臉下場？燕西聽了，連連就催玉芬讓開，自己便打起來。只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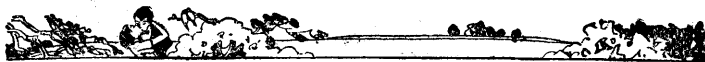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十五回

了一牌，梅麗就來了。說道：七哥剛在那邊下場，怎樣又在這裏打起來了。佩芳道：老七，你在那裏打牌？梅麗笑道：誰也想不到是那一班角色？玉芬道：大概又是在外頭弄了一些烏七八糟的人回來。梅麗道：不是，不是，是阿因、秋香、玉兒三個人，躲在他書房後面打。抽了錢，還叫廚房裏大送其點心來吃哩。玉芬道：是真的嗎？老七、燕西道：你們都不帶我玩，我可不就是這樣窮湊付嗎？慧厂道：玉芬，你提防一點罷。大嫂的一個小憐，讓老七今天和他談自由，明日和他談平等，結果讓他真去談平等自由了。現在他又在實行下層工作，去煽惑他們。阿因呢，不要緊，他是自己有主張的。而且是雇用的人，反正管不着。玉兒小呢，還不懂戀愛，你家的秋香，可到了時候，只要他一鼓動，又是小憐第二，你可白疼他一陣子。燕西被慧厂當面說了一頓，臉上倒有些變色，勉強笑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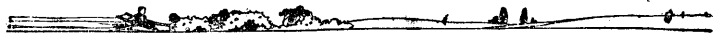


二嫂，別人可說這話，你不該說這話。你不是主張解放奴婢制度嗎？我就實行下層工作，也是附和你的主義，你不保護我倒也罷了，怎樣還揭穿我的黑幕？玉芬笑道：老七，這可是你說的話，我待你不錯呀。爲什麼下這樣毒手，煽惑我的人逃跑，剛才我還說一定借個千兒八百的救你急，這樣一來，你別想我一個大了。燕西急了，不知怎樣說好，放下牌來，站起身却對玉芬作了兩個長揖，笑着道：作兄弟的說錯了話，這裏給嫂嫂陪禮，這還不成嗎？正好這個時候，鵬振由外面進來，便對玉芬道：憑着許多人當面，要人家陪不是，這未免有點兒說不過去。佩芳道：你不懂得，你就別問了。他那是陪禮，他是問玉芬借錢呢。鵬振道：輸不起，就別來，爲什麼這樣和人借錢來賭？佩芳說的時候，玉芬早是不住的對他以目示意。這會子鵬振認爲是燕西要借賭博錢，佩芳將錯



第二十五回

就錯，却不往下說。燕西也知道玉芬有錢，是不肯告訴鵬振的，也就含糊一笑，不加辯駁。鵬振道：要多少錢呢？我借給你罷。說了在身上掏出一捲鈔票，向棹上一扔，說道：這是一百。若是班了本轉來，可得就還我。錢在你手上是保不住的。不還我，你也是一半天就胡花掉了。佩芳笑道：老三看你這樣子，是贏了錢。鵬振道：那也有限，這一百裏面，還有我的本錢在內呢。燕西接了錢，笑着照舊往下打牌。玉芬站在身後，更忍不住笑。慧厂笑道：人運氣來了，發財是很容易的，肥豬拱門這件事，我以為不過是一句笑話罷了。不料天下倒真有這件事。鵬振看了這種情形，倒有些疑惑，便問燕西道：你不是自己打牌吧？玉芬搶着說道：怎樣不是自己打牌？他好賭，和你也差不多。鵬振道：你怕我真不曉得呢？我也看出來了。這個位子是你的。你大概輸了，叫他替你打幾牌，對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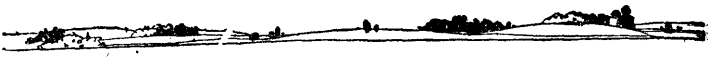


對？玉芬知道瞞不住了，笑道：不錯，是請他替我打牌。你失錯把錢拿出來了，還好意思把錢拿回去嗎？鵬振笑道：我是看見老七輸了，好意借錢給他充本，我倒充壞了嗎？玉芬道：我也沒說你這事做壞。但是我打牌，你借幾個錢我充本，那也不算什麼。你一定要拿回去，實在也有些不好意思。伸手鵬振笑道：就是那樣辦罷。可是你要贏了，錢可得退回我。玉芬笑道：好罷，你等着吧。鵬振看那情形，錢是拿不回來。便笑道：話說到這裏，我也沒別法，我只有望贏了物歸原主啦。說畢，走過臥室對門去。只見棹上屋子裏書架上放信件的網絲絡裏，在紙堆裏露出一截湘妃竹扇柄。一看見心裏不覺一動，趕快拿起來，正是陳玉芳送燕西的那一柄摺扇，自言自語的道：老七這東西真是粗心。這柄扇子，怎樣放在這裏？要是那一位看見了，那還得了？拿了那一柄扇子，便要

向書堆的縫裏塞。忽聽得有人在後面說道：塞什麼？我早就看見了。這不是一個小旦送你的表記嗎？鵬振一回頭，見是玉芬跟着進來，笑道：這又算你捉到我的錯處了。這是人家送給老七的。玉芬道：送給老七的，你爲什麼說，不讓那一位看見哩？我問你，剛才你自言自語的說那一位。這那一位是誰？鵬振笑道：別嚷了。外面許多人，聽見了什麼樣子？我是怕你見了生疑心，那有別的任何意思呢？玉芬道：有什麼怕人聽見？要怕人聽見，就不該做出這事來。鵬振道：慢說這把扇子，不是送我的，就是送給我的，這也不算什麼，何必注意呢？玉芬道：注意是不必注意。我以爲有錢多逛幾回窰子，多捧幾個坤角兒，還是你們胡來的爺兒們有的事。拿着許多錢，捧一個假女人，這不是發傻嗎？鵬振不願意再和他夫人絆嘴，拿了那柄扇子，放在燕西面前道：這是你的，你拿去。



罷，不要生出許多是非來，說罷，揚長而去。潤之等他走遠了，才笑道，我看三哥，有些移禍過東吳的意思。又笑着對燕西道：你瞧見沒有？結了婚以後，有許多事情，是要受拘束的。燕西聽了這話，當時也不過一笑。後來牌打完了，一人到書房裏去睡覺，想着潤之的話，倒是有理。你看，大哥雖不怕大嫂，但是在嫂方面，有些事總得遮遮掩掩。二哥不必說了，見了二嫂，就像蒙學生見了先生一般，一點辦法沒有。三哥呢，和三嫂感情不錯，但是處處碰三嫂的釘子，也是忍受着。我將來和清秋結了婚，難道也是這個樣子不成？無論如何，我想自己得先振作起來，不要長了別人的威風。我想丈夫之所以怕夫人，有些是因爲婦人無見識，嘮叨得厲害，不屑與他爭長短。有些是因爲心裏愛夫人，不願意讓他難堪，寧可自己委屈些。有些是因夫人有本領，想他輔助，不敢得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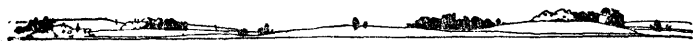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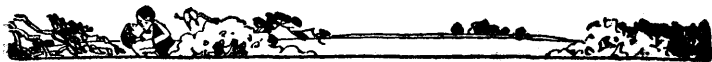
罪他。以上三項，要以第一類爲最多，第三類最少，第二類不多不少。若論我呢，就怕失敗在這第二層上，他自己這樣想着，覺得似乎難免。但是這樣事情，也以對手方的態度，作爲轉移，若是對手方並不是悍婦潑婦刁婦懶婦，只要多少有些溫順之德，越是迷戀着他，就越顯得感情敦篤，應該要受着男子的感化才是。若是男子對他夫人有很厚的愛情，都落了一個懼內的結果，豈不讓天下人都不敢愛他妻。他轉身一想，以爲自己的未婚妻很是溫柔的，決沒有悍潑刁懶這些惡根性。將來我們要結了婚，大可以作個榜樣，給哥嫂們看看。那一天有工夫，我到要約着清秋到公園裏去，把這話和他談談，看他怎樣說？我想他一定含笑不言的了。他心裏藏着這個啞謎，想了一晚。到了次日，只洗了一把臉，喝一口茶，點心還沒有吃，便向落花胡同來。他的汽車是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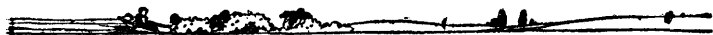
姊妹共用的，恰好敏之一早起來，坐着車子走了。燕西便叫聽差，雇了一輛人力車坐了。到了那裏，覺得有兩天沒有看見那人，心裏有些惦记。慢慢的走到冷家這邊院子裏來，先就喊道：宋先生在家嗎？宋潤卿連忙推着門伸出半截身子來，笑道：在家在家。燕西一面說着話，一面走過來，說道：昨晚上好大雨，在家裏打了一晚的牌。宋潤卿道：怪道呢，昨天我到你那邊去，裏面竟是靜悄悄的。燕西道：失迎得很，有什麼事嗎？宋潤卿道：天一天二，我打算到天津去一趟，大概有上十天的耽擱，舍下這邊的事，還要望老兄多多照應。燕西道：這還用得說嗎？宋先生那天走呢？宋潤卿道：本來是打算今天走，因為衙門裏的假還沒有請好，恐怕要到後天走了。燕西笑道：那末，應該替宋先生餞行了。宋潤卿道：去個幾天就回來，餞什麼行？燕西道：也不要說餞行，今天在我那邊





第二十五回

吃便飯，大家喝兩鍾。你看如何？宋潤卿道：那我倒可以奉陪。燕西道：要不然，叫他們把菜送到這邊來，請冷伯母也喝兩鍾。宋潤卿道：倒不必那樣費事。燕西道：並不費事，不過叫廚子多添兩樣菜罷了。燕西說着，便走到院子裏去，喊道：伯母，我今天晚上，預備了一點菜，請吃便飯。也不必到我那邊去，我叫他們送過來。一面說着，一面向裏看。見清秋正坐在玻璃窗下看書，聽到說話，抬頭望了一望。燕西正向着他笑呢，他並不理會，又低下頭去了。燕西想：怪呀！這樣子，他十分冷落，有什麼事生氣嗎？那冷太太却在簾子裏答道：金七爺，你怎麼又費事？燕西道：不費事，吃便飯罷了。口裏說着，腳故意向前移，一直就走到廊檐下來。那邊清秋越是知道他走近，越是不肯抬頭。燕西站立了一會子，覺得無聊，只好走開。因見韓媽在院子裏洗衣服，和他丟了一個眼色，讓他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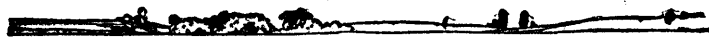


向前來。燕西站在小門下等着，對韓媽點頭。韓媽用身上的藍布圍襟擦着手，笑着輕輕的說道：他生氣了，你知道嗎？我說，七爺，您這個事，得早些往大路上辦，也免得我牽腸掛肚。燕西笑道：今天你怎麼陡然提起這句話來了哩？韓媽道：人家也是這樣惦记着哩。我看他那樣子，就很發愁。您想想，到了這一分兒情形，這個事還攔的住嗎？燕西道：他若再要發愁，你就可以對他說，我正在想法子呢，不久就要說開來了。韓媽道：那敢情好，我得喝您的喜酒哩。燕西笑了一笑，問道：他就是爲這個事發愁嗎？韓媽道：總是吧？家裏是沒有誰得罪了他。燕西道：那就是了，回頭在一處吃了晚飯，就會好的，那倒不要緊。韓媽見他如此說，仍舊去洗衣服。燕西低着頭，慢慢的踱回去了。到了晚上六點多鐘，燕西那邊的廚子，就把酒菜向這邊送來。宋潤卿對於吃喝，至少是來者不



第二十五回

拒，便叫厨子一直送到上面正屋子裏去。韓媽揩抹了棹面，將酒菜一齊安排在棹上，厨子自退去。燕西也就走了過來，一迭連聲的請伯母坐。冷太太只好走出來，口裏却說道：「怎好三番兩次的叨擾？」燕西道：「伯母快不要說這話，連這一點小事，還要這樣說，倒叫人笑話了。」宋潤卿一見清秋沒有出來，便道：「大姑娘，怎麼還不出來？」冷太太因為燕西前次幫了好幾百塊錢的忙，對於他的感情又加濃了一點，也道：「我們索性不必客氣了，你也來坐下罷。」清秋聽到舅舅和母親都說了，只好走出來。他見了燕西，在人當面，只得叫了一聲金先生。冷太太和宋潤卿對面坐了。那清秋的眼色，不向燕西正面看來，板着面孔，似乎有些怒色。燕西在席上吃着飯，曾屢次用話去兜攬他，他總是低着頭不理。燕西仔細一想，是了，前天我回去了，他知道我是去會秀珠的。昨天一天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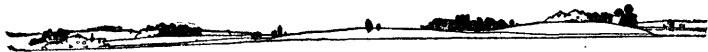
又沒打一個照面，形跡更是可怪，大概他疑惑我這兩天都陪着秀珠呢。便和冷太太道：伯母，昨天晚上的雨，不小呵。冷太太道：可不是？屋上的水，像瓢倒下來一般。燕西道：因為這樣，街上都斷絕了交通。我要出來，都出來不了。清秋聽了這話，對燕西看了一眼，依舊低着頭吃飯，吃完了飯，他便先離開了。燕西說是說了，也不知道他肯信不肯信。若看那種情形，是很不以為然的。吃飯以後，閒談了一會，燕西回那邊去，就私自寫了一封信給他。等韓媽出來的時候，遞給他，讓帶了進去。這一宿，各自藏着一腔心事，自不能無話，大家都急急的盼望着，明日怎樣去解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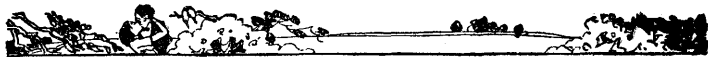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六回 屢洩春光偕行露秀色 別翻花樣說古聽鄉音

燕西和清秋，各自懸着一個燈謎，急於要揭下，到了次日下午兩點鐘，燕西由家裏上公園去，走到水榭，只見清秋一人坐在楊柳陰下，一把椅子上。身上只穿了白竹布褂子，一把日本紙傘放在椅上邊，手上捧一卷袖珍本的書，在那裏看。他頭也不抬，只是低着頭看書。燕西走近前來笑道：你還生我的氣嗎？清秋這才放下書站起來，笑道：對不起，我沒有見，請坐。燕西道：不要說瞎話。我老遠的看見你，只望來人的那邊瞧呢。後來不知道怎麼着就看上書了。你這書是剛才拿上手的。清秋道：你老早就看見我嗎？我不信。燕西笑道：望是沒望見，猜可讓我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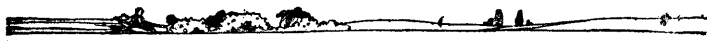


着了。燕西順手拖了一把藤椅，挨着清秋坐下。清秋突然說道：我現在很反對男女社交公開。燕西笑道：爲什麼？有什麼感觸嗎？我知道你誤會了。昨天我就要在信中把這事說明。可是又怕說不清，所以約你到這兒來談談。清秋把那本袖珍的書，放在懷裏盤弄，低着頭，也不望着燕西，口裏可就說：這你不要胡拉。我是說我自己，不是說人家。燕西道：誰是自己？誰是人家？我不懂，你得說給我聽。清秋道：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有什麼不明白？還來問我。燕西叫夥計添沏了一壺茶，將新茶替清秋斟了一杯，自己也斟上一杯，捧着茶盃，慢慢的呷茶，望着清秋。見他垂頭不語，衣裳微微有些顫動，兩隻腳，大概是在棹下搖曳着，那正是在思想什麼的表示呢。因他是低着頭的，映着陽光，看見他耳鬢下的短髮和毫毛，並沒有剃去。燕西笑道：給你剪髮的這個同學，真是外行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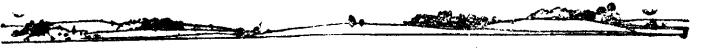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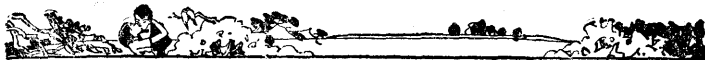


怎樣不把毫毛剪去。清秋抿嘴笑道：你真管得寬，怎麼管到別人臉上來了。燕西道：我是看見了，就失口問了一問。清秋道：我早在理髮館修理了一回了，怎麼還怪同學的呢？燕西道：怎麼理髮館裏也不給剃下去呢？大概這又是女理髮匠幹的，所以不大高明。清秋道：你是沒話找話呢。我不叫他剃去，他怎樣敢剃呢？燕西道：你又爲什麼不要他剃呢？清秋道：你不懂，你就別問。你叫我到這裏來，就是問這個話嗎？燕西道：不是問這件事，先說幾句也不要緊啊。你生我的氣，不是因爲我家裏鬼混兩天，沒有給你打照面嗎？這實在你是完全誤會了。於是把鳳舉夫婦鬧事，從中調和，以及在家打牌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至於打牌的是些什麼人，却一字未曾提到。清秋笑道：打牌當然是事實，但是打牌是些什麼人呢？燕西道：有什麼人呢？當然是家裏人。清秋笑道：據我說，家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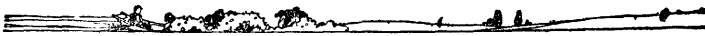
人也有，貴客也有吧？燕西道：我知道，你不放心的，就是那位白秀珠女士。清秋道：我什麼不放心？不放心又能怎麼樣呢？燕西見開口就碰釘子，倒不好說什麼，默然了一會，口裏又哼着皮黃戲。清秋見他不作聲，又借着喝茶的工夫，對燕西看了一眼，却微笑了一笑。燕西笑道：今天你怎麼樣是這樣素淨打扮，有衣服不穿，將來過了不時髦，又不能穿了。清秋道：不穿的好。穿慣了將來沒有得穿，那怎麼辦呢？燕西道：大概不至於吧？我金某人雖不能幹什麼大事業，我想我們一分祖業，總可以保守得住。就靠我這一分家產，就可以維持我們一生的衣食。你怕什麼？清秋道：哼！維持什麼衣食，連信用就維持不住了。依我看，哼……清秋語到一個哼字，手裏撫弄着那卷袖珍的書，望下說不下去了。燕西道：你是很聰明的人，怎麼這一點事，看不透呢？我若是意志不堅定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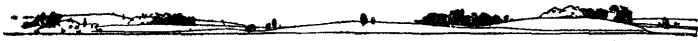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六回

我還能背着家庭，住在落花胡同嗎？我很想托你舅父，把這事和你母親提出來。可是一提出來，他答應了，那是不成問題，若是不答應，我就得迴避，不好意思住在你一處了，所以我躊躇。清秋道：你這句話，真是因噎廢食了。我看你這句話也未必真。燕西道：我的確說的是真話，至於你信不信只好由你。但是自昨天起，我決定了，在一兩天之內，就對你舅舅說。可是你舅舅明後天又要到天津去，只好等他回來再說了。清秋道：回來那自然也不算晚，爲什麼你很躊躇，突然又決定了。你前言不符後語，足見你是信口胡扯。燕西道：這自然也有個道理。是我母親提起，說我在外面另組一個詩社，耗費太大，叫我搬到家裏去辦，我母親既然都提了這句話，我父親定說的不是一次了。不久的日子，我一定是要搬走的。我既要搬走，就不妨說明。縱然碰了釘子，以後可不





必見着你母親，我也不必躊躇了。清秋道：我母親決不會給你碰釘子的。他又不是一个傻子，有些事，他還看不出來嗎？你不提，他也會知道的。燕西道：這樣說，他在你面前，表示過什麼意見嗎？清秋道：他又怎好有什麼表示呢？我也不過是體會出來的罷了，我問你，這件事，你託誰出來說哩？燕西昂頭靜靜的想了一會，搖搖頭道：這一個相當的人，倒是不容易找，因為我們兩方面，並沒有來往哩。清秋道：因為沒有相當的人，這事就應該擱下來嗎？燕西道：我只要有疑問，你就進一步的逼我，我怎麼樣說話呢？我想這事只有一個人可請，而且請這個人，還得大費一番唇舌，把這事詳詳細細的告訴他。清秋道：你究竟是請誰哩？什麼話都得告訴人家嗎？說到這裏，用書抵着鼻尖微笑。燕西道：既然請人來說，大概的情形當然得告訴人家，所請的不是別人，就是六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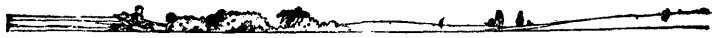
姊，他和你是會過面的，而且我們的事，他也知道一點，請他來和你母親說，我看是很合宜。清秋道：他是你姐姐，這話他肯直接的說嗎？燕西道：除了他，我是沒有相當的人可託了。清秋道：他若那天到我家來，你先通知我一聲，我好先躲開。燕西笑道：那爲什麼？清秋道：怪難爲情的。燕西道：那倒不好，反著有痕蹟了。他說什麼，反正也不能當着你的面說呀。清秋笑道：不要說得太遠了罷，他來是不來，還不知道呢。燕西道：你現在對我的話，總不大肯相信，那是什麼緣故。清秋搖着頭道：我也不明白這緣故，大概是你說話有不符的時候，失了信用吧？燕西笑道：我失了信用的時候，當然有。我問你，你沒有失過信嗎？清秋道：我向來講信用，不會失信。燕西道：你對別人，或者不會失信。但是對我而言，不能說這一句話吧？不但失信，而且失信不止一次。你仔細想想看，我

這話是真，還是誣賴的。清秋將椅子一挪，偏過身去望着水池，將頭一搖道：我不會想。燕西望着他後影子道：你沒有可說的了？你還說我沒有信用呢？究竟是誰沒有信用呢？清秋用皮鞋支着地，背撐籐椅，向後搖撼着，却是不作聲。燕西道：你也沒有話可說了，我希望你總有一天恢復信用才好。清秋回過頭來啐了一口，說道：胡說！燕西笑道：這不是胡說，這是很合邏輯的話。說到這裏，我想起一個笑話，清秋道：不要說，不要說，我不愛聽笑話。燕西不理他，只管向下說，笑道：說是有兩家熟人結爲舊式的婚姻，不用提，女家的小姐，長得是漂亮，男家的少爺，也是長得清秀，可是有一層，這位少爺，有些玩皮。清秋道：這倒說着你了。燕西道：你不是不愛聽嗎？怎樣倒搭起腔來。你還聽我說罷。那男家的少爺，貪着自己的未婚妻，時常借着緣故到岳丈家裏去，他未婚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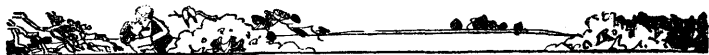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六回

見他來了，總是躲閃。他雖然着急，可也沒有他的辦法。清秋仍舊是依着籐椅，面向水池坐的。這時更用兩個指頭塞着耳朵。燕西道：你塞着耳朵，我還是要說的，一直到新娘接過門，拜天地的時候，新郎新娘同進洞房。新郎揭了新娘頭上的方巾，就死命的釘了他一眼，心裏可就說，再沒有地方躲了。可是新娘也明白這一層，偏着身子，低着頭，還在躲呢。自然，這個時候，新房裏人是很多的了。新郎還不能說什麼，後來鬧新房的人走了，新郎就繞到新娘面前去，新娘身子一閃，閃到床面前。新郎心裏警着一句話呢，說是看你還躲到那裏去？所以又跟上前來。那新娘坐在床沿上，把半邊綾帳來藏了臉。那新郎……清秋突然一跳，站了起來，說道：看你有完沒完，我讓開你。燕西笑道：坐下坐下，這就快說完了。清秋道：你還要說嗎？你再要說，我就先回家去了。說時，便



要過來拿那紙傘。燕西一把將傘搶在手上，笑道：不許走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哩。清秋道：你還要說嗎？燕西道：我不管人家新房裏的事了。要說的，是我們自己的事。你看這事還是等你舅舅天津回來再說呢？還是馬上就說呢？清秋道：這隨便你。燕西道：你不是很着急嗎？清秋笑道：胡說！我着什麼急？燕西道：不在這兒坐了，我們走着談話罷。於是燕西會了茶賬。給他拿着紙傘，沿着水池，並排慢慢的散步。繞着柏樹林，兜了一個圈子，清秋道：我要回去了，接連碰到好幾回熟人。燕西道：規規矩矩的逛公園，怕什麼熟人？清秋道：遇到的，全是同學。將來他要問起來，我說你是什麼人呢？燕西笑道：這是極好答覆的一句話。清秋道：我就敞開來說。我問你，要怎麼對同學說？燕西道：這時要在外國人，還不能怎樣直接的告訴人。在中國無論結婚沒結婚，有一個他字就代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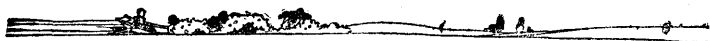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二十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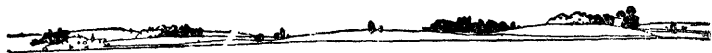
過去了。譬如你的同學問你，那天和你同遊公園的人是誰，你就說，那是他。這不就行了嗎？

清秋笑道：那除非是你這樣和人說話差不多。別人不能那樣和人說。正說到這裏，不覺走到了壇門路口，抬頭一看，恰好又遇見烏二小姐。烏二小姐老遠的就笑着說道：哎，密斯冷，好久不見了。清秋這時要躲閃，也是來不及，只得笑着迎上前去。烏二小姐道：天氣還早，二位就打算走嗎？清秋道：來了好大一會兒，該回去了。轉身一想，這句話又說得過於冒失一點。正在要想一句話轉圜，烏二小姐却轉過臉去對燕西道：來好大一會了，在那裏坐着呢？燕西覺他這話中有刺，笑道：兜了一個圈子，覺得沒有什麼意思，所以就回去。烏二小姐道：說你是閒，你又是忙，到府上去，一回也沒有遇見你，說你是忙，你又是閒，在逛的地方，倒可以常常相會。燕西笑道：正是這樣。可是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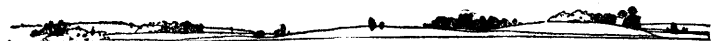
密斯烏也和我差不多呢。我打算再涼快一點子，就在家裏用心預備半年英文，明年春季，就到美國去上學。烏二小姐笑道：這話真嗎？燕西道：早就這樣打算着，總沒有辦成功。這次我是下了決心的了。烏二小姐道：好極了，我也打算明春到美國去，也許走起來，還有個伴呢。他們說話，清秋早就接過燕西手裏的傘，用傘尖上的銅管，畫着地，只是靜靜的聽着。烏二小姐一回頭，見他這種情形，彷彿他和燕西的關係，還不怎樣深。便道：密斯冷，公園裏常來嗎？清秋這才抬頭笑道：很難得的來，烏二小姐走上前一步，握着清秋的手道：密斯冷，我很愛和你談談，那天有功夫，約着到公園裏來坐坐，好不好？府上電話多少號？清秋正想說沒有電話，燕西就搶着把自己這邊的電話號碼告訴了他。原來清秋家裏有電話，往還，向來是由這邊借用的。烏二小姐道：好極了。那



一天我打電話來邀你罷。我們再會。說着話，握着清秋的手，搖撼了幾下。他釋着手，高視闊步的，逕自去了。清秋眼望着他在柏樹林子裏，沒有了影子，這才對燕西笑道：這個人倒是個浪漫派的交際家，一點不拘形跡，他和你的交情，不算壞吧？倒似乎過從很密呢。燕西道：你既知道他是一個浪漫派的交際家，這過從很密四個字，那還成什麼問題？清秋道：我也沒有說成問題啊，你自己先說了，這倒是成爲問題了。燕西不作聲，只是笑笑，沿着迴廊一面走，一面說話，不覺到了大門口，清秋一眼看見燕西的汽車，正停在路當中，便道：你坐車去罷，我走回去。燕西正想說自己沒有坐汽車來，一句話還沒有說出口，只見車門一開，玉芬和翠姨一同走下車來。出於不意，心裏倒覺卜通一跳，這個時候，清秋正在燕西旁邊站着，燕西丟了清秋，迎上前去吧？怕得罪了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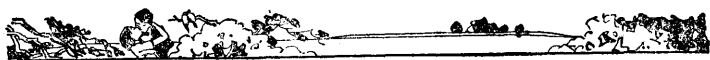


不迎上前去吧？又怕玉芬看見了，非介紹一下不可。這又是自己不願意的。正在這樣躊躇着，清秋一撐紙傘，竟自在車堆裏擠過去了。燕西見清秋這樣機靈，心裏又是一喜，玉芬早走過來叫道：老七，你是剛來呢，還是要走？燕西道：我也是剛來，看見你們來了，我就在這裏站着等呢。他們說着話，又一同進來。玉芬道：老七，你爲什麼一個人來逛公園？燕西道：一個人就不能來嗎？爲什麼三個字怎說？玉芬笑道：你還裝傻呢？我看見你和一個女學生一路出大門，不知道怎麼一會兒功夫就不見了。是你的好朋友，給我們介紹見一見，那也不要緊，爲什麼這樣藏藏躲躲的呢？燕西笑道：那裏有這一回事。你是看花了眼了。玉芬道：我又不七老八十歲，一個人我會看不清楚，這兒還有一個人看見呢，我們憑空造謠嗎？翠姨抿嘴一笑道：三姐也是多事。人家既然當面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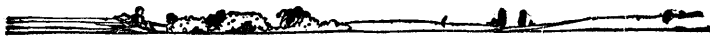
賴，當然是保守祕密的事，你苦苦將這事說破來做什麼呢？燕西道：是倒是我一出門口碰見一個人，和他說了幾句話，並不是和他在公園裏會到的。玉芬道：這話越說越不對了。剛才你說是剛到門口，這會子又說打園裏出去，顯見得你是說謊。這時他們已經走盡迴廊，到了來今雨軒，燕西趁在找座的工夫，便把這事撇了開去。坐了一會兒，借着一點小事，便溜開了。玉芬道：我彷彿聽見說，老七和一個姓冷的，不分日夜，總在一處。我猜剛才遇到的那個人，就是的，你看對不對？翠姨道：大概是吧？模樣兒倒長得不壞，不過老七是喜歡熱鬧的人，怎樣這位冷小姐，打扮得那樣素淨哩？玉芬道：這倒是我猜不到的。我以爲那位冷小姐總是花枝招展，十分時髦的人呢。翠姨道：他們的感情，這樣濃厚，不會鬧出笑話來嗎？玉芬道：我看老七近來的情形，和秀珠妹妹

十分冷淡了。況且上次還那樣大鬧過一場，恐怕以後不能十分好了。也許老七的意思，就是娶這位姓冷的呢。翠姨道：這倒未必吧？就是老七有這種意思，家裏也未必通得過。玉芬道：這事情爸爸知道嗎？翠姨微笑了一笑，說道：都不告訴他，他怎樣會知道呢？玉芬道：翠姨也提到過這事嗎？翠姨道：他們家裏大大小小的事，我是全不管的。至於這幾位少爺的事，他自己母親還不大問，我爲什麼要去多那些事呢？玉芬道：據你看，老七和白家這一頭親事，是辦成的好？還是中止的好？翠姨道：當然是辦成的好。白小姐人很聰明，也很漂亮，配老七正是一對兒。和你們妯娌比起來，未必弱似誰呢？玉芬道：我也是這樣說，這婚事不成，倒怪可惜的。翠姨笑道：既然如此，你何不喝他一碗冬瓜湯，給他們辦成功？玉芬道：他們已經是車成馬就的局面，用不着媒人。不過兩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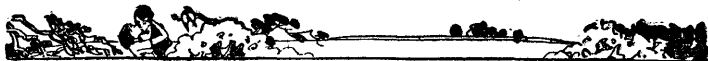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十六回

面都冷淡淡的，就怕由此撒手，只要一個人給他兩人還拉攏到一處就成了。翠姨笑道：一邊是表妹，一邊是小叔子，這一件事，你得辦啦。鵬振動不動就說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。你沒有聽見說過嗎？玉芬道：我就是因爲和白家有一層親戚關係，這話不好說。若我光是金家的關係人，我早就對媽說了，請他主持一下，把這事辦成了。翠姨道：親戚要什麼緊？世上說媒，和作介紹人的，不靠親戚朋友，還靠生人嗎？玉芬道：不過這一件事，又當別論。我原先也有這個意思，因爲老七不大願意，我就不管了。翠姨道：不能吧？前兩天，他兩人還在我們家裏打牌呢。玉芬道：他們鬧了許久的彘扭，就是那天我給他們作和事老的呢，見了面，兩人倒是挺好。一轉身，老七可就很淡漠的樣子。我倒有些不解，這是什麼緣故？翠姨笑道：男子對於女子，都是這樣的，不但老七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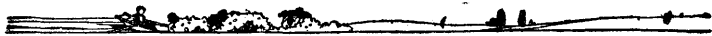


此。玉芬正用一個小茶匙，舀着咖啡向口裏送，聽了這話，他把小茶匙敲着嘴唇，凝目出了一會神，笑道：這話倒是真的。我們這三爺就是這樣。翠姨笑道：你們小兩口是無話不談的。可別對老三說出這話。我是一個不中用的人，將來說我挑唆你小兩口不和，我可擔不起這大的責任。玉芬笑道：我就那樣沒出息，這種話都說出來了。兩人坐着談了一會，這裏就越來越人多。玉芬道：太熱鬧了，回去罷。翠姨道：我們繞一個彎兒罷。玉芬道：我怕累，不走了。翠姨道：巴巴的到公園裏來，一進門就上這兒來坐，坐倦了馬上就回去。我們怕在家裏沒有咖啡汽水喝嗎？玉芬笑道：可真也是的，在家裏坐着，老想上公園來走走。來了又覺得沒有什麼味，不願走動。要不，咱們先別回家，到中外飯店屋頂上看跳舞去。翠姨道：算了罷，上次我去了一趟，還有你大嫂子在一塊兒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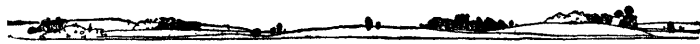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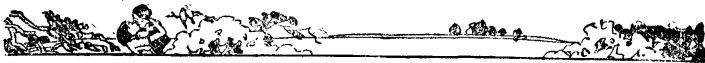
回來也不過一點鐘。老頭子知道了，見了我撮着嘴好幾天。我又不曾跳舞，看着人家跳，坐在一邊看着，倒反而沒趣。我倒有一件有趣的事，好久想說沒說出來。玉芬道：想起了什麼事？既然有趣，怎樣不早早說出來？翠姨道：這件事，有兩層難處，第一不知老頭子答應不答應？第二這個人可得給他一個地方住。玉芬道：你別繞着灣子說了。什麼有趣的事，你先說出來罷。翠姨道：我先也是不知道。有一天到朱家去，我問他們家少奶奶們打牌不打？他們都說不打，昨天晚上的書說到正要緊的地方，今天晚上要接着望下聽啦。我就問聽的什麼書？他們一說，我才知道，原來他們在蘇州請了兩個說書的人來。一個是說玉蜻蜓，一個是說三笑姻緣，賞號在外，每人只要兩百塊錢一個月。不過有一層，說書的要住在家裏，得預備他的房子火食。玉芬道：從前我在南方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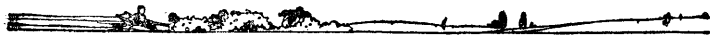
也喜歡聽這個，到了北方來，却沒有機會聽，現在有這個玩意，倒可以在家裏坐着聽，不必出門。現在說書的在那裏，一說就是嗎？翠姨道：他原在北京。最近聽說到天津去了，但要叫他來，很容易的，只要打一個電話，他就來了。玉芬道：就是這個說玉蜻蜓的嗎？翠姨道：不是這個人，另外有個說珍珠塔，倒說得很好。我本想聽三笑，恐怕說這部書，老頭子不願意，所以沒有提到。現在來了一個說珍珠塔的，倒是一個機會。玉芬道：二三百塊錢，錢倒不多，不過要住在我們家裏，這事倒不好辦。翠姨道：我們回去說說看，若同意了就在前面騰一間屋子，倒也不難。玉芬道：好極了。我回去首先就說。保管他們都會贊成的。他一高興，立刻就坐車回去。到了家裏，和大家一提議，金太太二姨太太都贊成。這事有了他倆作主，和金銓一提，金銓只說了一聲俗不可耐，倒沒有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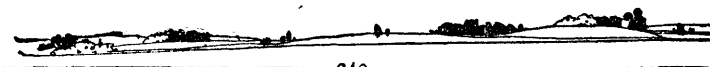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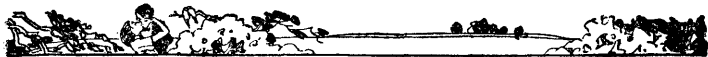
對。次日他們就打電話到天津，把那個說書的叫了來。這說書的叫范小峯，專門說珍珠塔這部彈詞。另外有個徒弟，叫林亦青，能說琵琶記，他們正在天津，在各公館說些臨時的短書，現在有金府上打電話相邀，這自然是一等大買賣。所以接了電話，當晚就乘火車進京來了，這事情是太太少奶奶辦的，他們向來就不和老爺少爺接洽。范小峯師徒到了金府，給了名片到號房，號房一直就到上房陳明金太太，金太太道：就叫他進來罷。號房出去，把他師徒引到上房，他們倒是行古禮，見了金太太，各人深深的作了三個揖，金太太見一個年紀大的，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，兩腮瘦削，一張鸞嘴唇，倒有幾點黑的牙齒。那臉上更是一點血色沒有，滿臉的烟容。不過臉上雖然憔悴，身上的衣服，却十分美麗，穿了一件藍春綢的長衫，罩着八團亮紗馬褂。頭上前一半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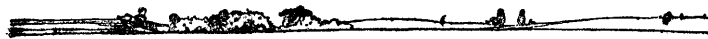
腦壳都禿光了，後面稀稀的有些蒼白頭髮，却梳着西式頭。那個年紀輕的，頭髮梳得溜光，皮膚雖尙白晰，可是也沒有血色，眼睛下還隱隱有一道青紋。他的衣服比年紀大的更華麗些。他們行禮之後，年紀大的，自稱是范小峯，指着那年輕的是林亦青。別看他上了幾歲年紀，倒說着一口嬌滴滴的蘇白。金太太聽到家鄉話，先有三分滿意，再一看范小峯卑躬屈節，十分和藹，更樂意了。便笑着請他兩人坐下。范小峯道：本來打算回上海去了，因為接了府上的電話，所以又到北京來伺候太太少奶奶，但不知道從那一天起？金太太道：我們家裏人，就是這樣的脾氣，要辦什麼，馬上就辦。今天晚上是來不及了。就是明天罷。范小峯也不敢久坐，打了一拱，和林亦青一路退出去了。這事一發起，就招動了他們許多認識的太太姨奶奶，到了次日下午八時，在樓下客





第二十六回

廳裏，擺下書桌，向着桌子，擺下許多座位。另外還預備了許多茶點，聽候女賓飲用。玉芬和着翠姨，就出來招待，花團錦簇，這一番熱鬧，自不待言。可是這回大請客，金府上竟是例外，一個男賓也不會加入，於是好事的少爺們，也就不參加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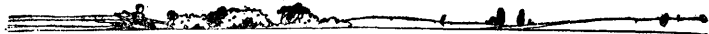


此
页
空
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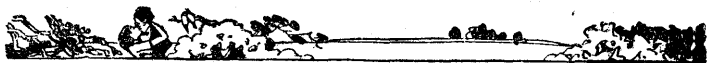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十七回 玉趾暗來會心脈脈 高軒乍過握手話綿綿

燕西聽說請客，早就回來參與，可是一看到來賓，全是太太少奶奶，不但沒有男賓，而且時髦的小姐也很少。燕西一看這種情形，當然無插足之餘地，在院子裏徘徊了一陣，只得又走了出去。一拐灣兒只見潤之站在前面。燕西道：六姐怎麼不去聽書？潤之皺眉道：那什麼意思，我聽得膩死了，虧他們還有那種興致，聽得津津有味。燕西道：這書不定說一個月兩個月。若是天天有這些個人聽書，招待起來，豈不麻煩？死人潤之笑道：那也是頭兩天如此罷了。過久了，他們就沒有這種興致的。你在這裏作什麼，也要聽書嗎？大概不是秀珠妹妹在這裏，你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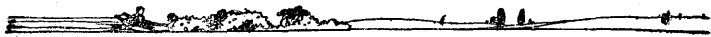


來找秀珠妹妹的吧？燕西道：他來了嗎？我並不知道。潤之道：他大概早就找你了，你倒說不知道。你快快會他罷，人家等着你哩。燕西道：他在那裏書聽得好好的，我去會他作什麼？潤之道：他那裏又要聽書？他來了，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燕西道：六姐，你和他們一樣說起來，總像我和他有好深的關係似的。你一提起，我倒有一件事託你哩，走，我到你屋裏去，慢慢的把話告訴你。潤之道：你又有什麼事託我？別的沒六姐，有事就有六姐了。燕西道：這事除了六姐，別人是辦不動的。潤之道：既然如此，你就告訴我，看是什麼事，倒舍我莫屬。燕西跟着潤之，到他屋裏去，先抽了一根烟捲，後又斟了一杯茶喝了。潤之道：你到底有什麼事？快說吧。燕西笑了一笑，又斟半杯茶喝了。潤之道：你這是怎麼了？你不說，就請罷。燕西笑道：說是說的，不說爲什麼來了哩？上次我不託六



第二十七回

姐一件事嗎？潤之道：上次什麼事找我？我倒記不起來。燕西道：上王家去聽戲，忘了嗎？潤之道：呵！是了，這回又是聽戲不成？燕西笑道：聽戲倒不是聽戲，人還是那個人。潤之道：這位密斯冷，我倒很歡喜的，還有什麼事呢？燕西笑道：我想請六姐到他那裏去一趟。潤之道：你的意思是要我去回拜他嗎？這些個日子了，還去記那筆陳帳。燕西道：不是陳帳，這是去算新帳，你能去不能去哩？潤之道：爲什麼事去哩？無緣無故，到人家去串門子嗎？燕西說到這裏，只是仰着頭傻笑。潤之道：這是怎麼回事？你自個兒倒笑起來了？到了這種情形之下，燕西不得不說。就把自己和清秋有了婚約的始末，略微說了一說。潤之道：怎麼着？真有這事嗎？燕西道：自然是真的。好好的我說什麼玩話？潤之道：你怎樣和家裏一個字也沒有提起？燕西道：因爲沒有十分成熟，所以沒提。現在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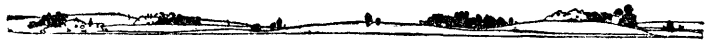


看他母親，也是可以同意的。他那方面，總算不成問題。只有看我們這一方面，怎樣進行了。潤之把兩隻手抱着膝蓋，偏着頭想了一想，沉吟道：爸爸大概是無可無不可，就怕媽嫌門第不相符。而且這事突如其來，也容易讓他見疑。燕西道：怎樣是突如其來？我和他認識有半年了。潤之道：你們雖然認識有半年了，家裏可不知道。你早要是讓他常在咱們家來往，家裏還知道你有這樣一個朋友。如今倒說你已經在外訂婚了，這不是突如其來嗎？燕西道：依六姐看，怎樣辦呢？潤之聽了，半晌想不出一個主意。突然有個人在後面說道：我以爲你們走了呢？原來在這裏參上禪了。原來潤之還是兩隻手抱着膝蓋，只望着燕西。燕西却拿了一把小刀，在那裏削鉛筆，削了一截，又削一截。這時回頭一看，只見敏之拿了一本英文書，從裏面房裏出來。燕西笑道：五姐，我說

的話，你大概都聽見了，你能不能給我個法子。敏之道：這要想什麼？婚姻自由，難道二老還能阻止你不結這一門親不成？燕西道：說雖是這樣說，但是家裏全沒有同意，究竟不好。況且人家總是要到咱們家來的，難道讓人家一進門，就傷和氣嗎？敏之道：你瞧，媳婦兒沒進門，他先就替人家想的這樣週到。燕西道：什麼想的週到不週到，這是真話，敏之道：依你，要怎樣辦呢？燕西道：就因為我自己沒有主意，有主意，我還請教作什麼呢？潤之道：他的意思，要我先到冷家去一趟，我不懂什麼意思。燕西道：那有什麼不懂，咱們先來往來往。以後認識了，話就好好說了。潤之道：你到會從從容容的想法子。家裏的人很多，為什麼單要我去呢？燕西道：總得請一個人先去的。若是先去的人，都說這一句話，那就沒有人可請了。六姐對我的事，向來就肯幫忙的。這一點兒小事，



還和做兄弟的爲難嗎？說畢，就望着潤之嘻嘻地笑。潤之道：「你別給我高帽子戴，隨便怎麼樣恭維我，我也是……」燕西連連搖頭道：「得，得，別給我爲難了。五姐，您給我提一聲兒，成不成？」敏之道：「潤之，你就給他去一趟，這也不要什麼緊。潤之道：「緊是不要緊。我無緣無故，到人家那裏去坐一會兒，那是什麼意思，不顯着無聊嗎？」燕西肚裏本來託潤之去，是有事的。因爲潤之頭一句話，就是怎麼樣三個字，把他一肚子話嚇回去了，只是說了一半。這時想說，又不敢說，找了一張白紙伏在棹上，用鉛筆管在上面寫字。寫了一行，又一行，把一張紙寫滿了。敏之道：「你還是這個手病，正經叫你寫字，你不寫。不要你寫字，你倒找着紙筆瞎場。說時，一伸手，把那張紙拿了過來。只見上面寫着許多「將如之何」四個字。此外零零碎碎，寫着一些冷，結婚、愛情、戀愛神聖、自由、各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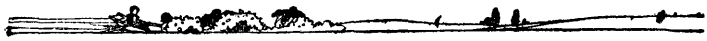
字樣。敏之道：就這一點的事兒，何至於就弄得一點辦法沒有。我就替你担這個担子，到冷家去一趟，未見得這事就會得罪了誰。燕西聽說，走過去，深深的對敏之作了一個揖。敏之笑道：瞧你這一副見菩薩就拜的情形，我又要好笑。燕西道：五姐說去，定那一天去，我好先通知那邊一聲，讓人家好準備歡迎。敏之道：爲什麼還要通知人家？燕西笑道：人家是小家庭，連個茶水都不大方便。去了一位生客，他就有得張羅，而且他也託着我了，說是咱們家有人去，得先告訴他。潤之道：小孩子說話，學得這樣貧嘴貧舌的，說幾句話，倒接連鬧了兩個他字。他是誰，誰又是他？小家子氣！燕西笑道：我這是順口說的罷了，又不是存心這樣。敏之道：不要說這些廢話罷。我想明天去，或者早一點，就是今天下午去罷，我也不必專誠到他那邊去，就算到你貴詩社去玩，順便到冷

府上去看望看望得了。話已說完，你去罷。我這裏正在看書，給你咕咕呱呱一鬧，我就看不下去。燕西還要說什麼，敏之却只管催他走。燕西沒法，只得走出來。轉過這個屋子，電燈下遇到秋香。他笑着把脖子一縮道：七爺，白小姐來了。燕西道：白小姐來了，關我什麼事？秋香笑道：怎樣不關事。人家早就等着你呢。燕西笑道：你這小鬼頭，倒壞不過，我要……說着，伸手要來摸他的頭髮。秋香身子一閃，一溜烟的跑了。燕西心想，秀珠來了，我怎樣沒看見他來了，我簡直不睬他，他也是要見怪的。我且去聽一聽書，看他怎麼樣？於是轉身又走到樓下客廳裏來，在廊外故意慢慢的踱過去。正在這時，回頭一望，只見秀珠坐在玉芬並排，玉芬却用手向外指着，指給秀珠看。秀珠向外一看，六目相視，都是一笑，燕西不好停留，自走了。玉芬却用手拐着秀珠，低低的說道：去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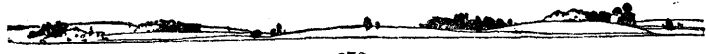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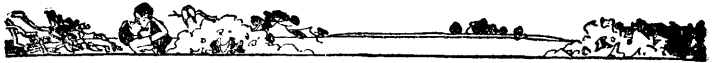
人家在等你哩。秀珠微微將身子一扭，蹀了他一眼，依然坐着不動。但是過了五分鐘，秀珠悄悄的就離開座走了。他走出來，先到潤之那裏來坐。潤之笑道：老七剛才在這裏去聽書去了，你沒見他嗎？秀珠道：沒見着。潤之道：這時候，他大概在書房裏哩。秀珠笑道：我不要會他。坐了一會，却向玉芬這邊來。這屋子裏的男女主人翁，全不在這兒。秋香道：白小姐，七爺在家呢，您會見他了嗎？秀珠聽了他這話，倒有些不好意思，笑道：不要胡說，小孩子倒這樣快嘴快舌的。秋香道：這是實話，七爺剛才在這找你呢。珠秀道：我不和你說了。說畢抽身就走了。他走出來，順着長廊走。走盡了頭，這裏已是燕西的書房了。迎面搶了一口風，不覺咳嗽起來。這些時候，燕西因父母追問得厲害，就說落花胡同那個詩社，已經取消了。在家住的時候較多，今晚上因為混得不早了，也就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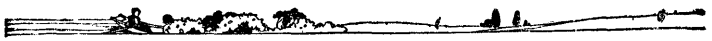
懶於出門。找了一本小說，躺在床上看。這時，忽聽得外面有女子的咳嗽聲，似乎是秀珠的聲音，便問了一聲是誰。秀珠答道：是我，七爺今天在家嗎？難得呀。燕西聽着，擲了書本便迎了出來。笑道：請在我這裏面坐坐，如何如何？秀珠道：我是坐久了，出來散步散步，我還要聽書去呢。燕西道：那個書有什麼聽頭。我這裏正沏了一壺好茶，坐着談談罷。秀珠一面走着，一面說道：好久沒到貴書房了，倒要參觀參觀。秀珠坐下，燕西便要去捺桌邊的電鈴，秀珠瞧着他微笑，站起來連忙用手按住他的手。問道：你這是爲什麼？大家復又坐下。燕西道：我叫聽差來，預備些點心給你吃。秀珠眼皮一撩，笑道：你就是這樣。芝麻點大的事，就要鬧得滿城風雨。我坐一會兒就走，又要吃什麼點心。燕西道：貴客光臨，難道就這樣冷冷淡淡的招待嗎？秀珠道：冷淡不冷淡，不在乎這種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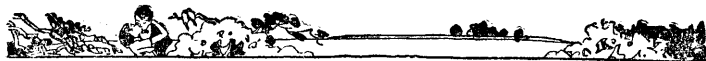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十七回

做作上做出來。那要看各人心裏怎樣？燕西道：就以各人心裏而論，那也不算壞？秀珠道：哼！你不要說那話罷，把我們當小孩子嗎？燕西笑道：好一會子，鬧一會子，也就和小孩子差不多。把你當小孩子，還不是正恰當嗎？小孩子多半是天真爛漫的，把你比小孩子，就是說你天真爛漫，那還不好嗎？秀珠道：少要瞎扯羅，我倒是有件事要來和你商量。燕西聽到他說，有一件事要來商量，心裏倒跳了一跳，便問道：有什麼事呢？只要辦得到，我無不從命。秀珠道：這是極容易辦的事，怎樣辦不到，可有一層，就怕你不肯辦。燕西道：既然容易辦，我爲什麼不肯？這話很奇了。秀珠笑道：不但是容易辦，而且與你還有極大的利益。不過你對於我，近來是不同了。我說的這話，怕你就未必肯依。燕西本坐靠近書架的一張沙發椅上。於是順手掏了一本書，帶翻着帶問道：究竟是



什麼事呢？你且說出來，咱們商量商量。秀珠笑道：看你這樣子就不十分誠懇，我還說什麼呢？燕西道：你現在也學得這種樣子，一句平常的話，倒要作古文似的，鬧這麼些個起承轉合。秀珠笑道：我問你，記得是什麼日子了嗎？七月可快完了。燕西被他這一句話觸動了靈機，不由恍然大悟。笑道：是了，是了，難得你記得。究竟咱們非泛泛之交。於是左腿架在右腿上，儘管搖曳，笑道：請問，你要怎麼樣辦呢？秀珠道：怎樣辦呢，還得問着你呀。燕西道：怎樣問着我呢？據我說，我是誰也不敢驚動。免得老人家知道，又要說話。秀珠道：不過我們約着幾個人，私下熱鬧熱鬧，又不大張旗鼓的鬧，有誰知道呢？燕西站起來，對着秀珠連作幾個揖，笑道：我不管你怎樣辦，我這裏先道謝了。這個揖作下去，恰好是阿囡送了一碗麥粉蓮子粥進來，倒弄得燕西不好意思。秀珠倒很不



第二十七回

在乎，笑着問道：阿因，七爺是八月初二的生日，你知道嗎？阿因道：是呀！日子快到了，我可忘了哩。秀珠道：我剛才對他說，要替他做生日，怎樣做還沒有說出來，他倒先謝謝了。阿因道：到了那天一定給七爺拜壽的，七爺怎樣請我們呢？燕西道：你還沒有說送禮，倒先要我請你。阿因道：好罷，明天我就會商量出送禮的法子來。只看七爺怎樣請得了。我還有事，明天再說罷，說畢，轉身就走了。燕西笑道：這孩子很機靈，你看他話也不肯多說兩句，馬上就走了。秀珠笑道：你說什麼？我也要走了。燕西道：多坐一會兒罷，難得你來的。秀珠道：你府上，我倒常來，不過難得你在家罷了。燕西道：不管誰是難得的，反正總有一個人是難得相會，既然難得，就應該多談一會兒了。秀珠道：讓我去罷。坐得久了，回頭又讓他們拿我開玩笑。燕西笑道：既然怕人開玩笑，爲什麼又到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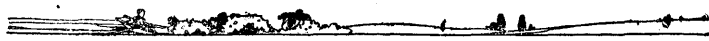


這裏來？秀珠道：我原不敢來驚動，免得耽擱了你用功。我是走這裏經過的呢。我要聽說書去。燕西道：那種書，全談的是一些佳人才子，後花園私訂終身的事，有什麼意味？倒不如我們找些有趣的事談談，還好的多。秀珠來了這久，也沒有喝茶，這時順手拿起棹上的茶杯。燕西連忙按着他的手道：冰涼的了，喝了你會肚痛。我這碗麥粉粥很熱，找一個碗來，給你分着喝罷。秀珠道：算了罷。這一點東西，還兩人分着吃。燕西笑道：這也不充饑，也不解渴，祇吃着好玩罷了。說着，找了一個四方瓷斗，就把麥粉粥倒給裏面，秀珠一摔手道：真是孩子脾氣，我不和你胡纏了。說畢，起身便走。燕西要來攔阻，已不及了。這一天晚上說書，鬧到一點鐘，方才散場。因為夜已深了，玉芬不讓秀珠回家，就留住了他。潤之這邊有空牀，送他到這邊來住。秀珠睡的地方，是潤之隔壁二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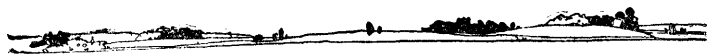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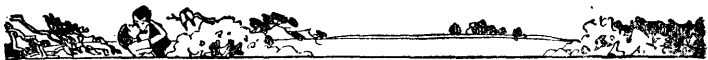
屋。他因爲和敏之閒談到了三點才睡覺，所以到了上午十點鐘，依然未醒。燕西吃過早上的點心，要出門了。便重新到潤之這邊兒來，問敏之明日是不是決心到冷家去。走來了，在廊檐底下，隔了紗窗就嚷起來道：五姐五姐，潤之道：別嚷，他睡了還沒醒哩。有話回頭再說罷。而且還有……燕西一掀簾子進來，說道：我不必問他了。我就是那末說，明天下午兩點鐘……潤之連連對他搖手，夾眼睛。用手對屋子裏連指了幾指，低低說道：密斯白在那裏睡着呢。燕西道：他這樣在這裏睡，昨天晚上沒回去嗎？潤之道：昨天晚上，他和五姐談到三點才睡。燕西問道：他說些什麼，提到我了嗎？潤之道：提你作什麼？他們說的是美國的事，你走罷。你的話，我明白了。回頭我對五姐說就是了。燕西聽說這就走了。他又穿的是一雙皮鞋，走着是吱咯吱咯一路的響着。到了這天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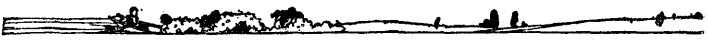
下午，燕西借了一點事故，找了冷太太說話。因笑道：我五家姊明天是要到這裏來的。他說了，要來看看伯母。冷太太道：呵！那還了得，我們怕是招待不週呢。燕西道：我那五家姊，他是很隨便的人，到不用着客氣。燕西雖然這樣說了，冷太太那裏肯隨便，自即日起，叫韓觀久和韓媽，將客廳裏院子，就收拾起來，客廳裏桌上換了新桌布，花瓶裏也插了鮮花，又把壁上幾軸畫取消，把家裏所歲的古畫，從新換了兩軸，並且找幾樣陳設品，添在客廳裏。韓媽忙得渾身是汗，因說道：像這個樣子待客，那真夠瞧的了。冷太太道：你知道什麼？人家才真是千金小姐啦。況且他又出過洋，什麼大世面沒有見過。若到咱們家裏來，看見咱們家裏是烏七八糟的，不讓人家笑話嗎？我就死好面子，不能讓人家瞧我不起，你嫌累，他來了，總有你的好處。我先說在這裏等着，你信不





第二十七回

信？韓媽笑道：我倒不是嫌累。我想往後咱們都認識了，大家常來常往，要是這樣臨時抱佛脚的拾落屋子，可真有些來不及。冷太太道：你說夢話呢。他們富貴人家，那裏會和我們常來常往。也不過高起興來，偶然來一兩趟罷了。你倒指望著人家，把咱們這兒當大路走呢。韓媽道：我就不信這話，要說做大官的人家，就不和平常人家往來，爲什麼他家金七爺，倒和咱們不壞呢？他這樣一句很平常話，冷太太聽了，倒是無話可駁。說道：那也看人說話罷了。這話說過了，依然還是張羅一切，一直到次日正午十二時，連菓碟子都擺了，百事齊備，只待客到。到了下午二點鐘，敏之果然來了。他先在燕西詩社中坐了一會，就由燕西從耳門裏引他過來。冷太太換了一件乾淨衣服，又套上一條紗裙，一直迎到院子裏。韓媽洗乾淨了手，套上一件藍布褂。頭上插了一朵紅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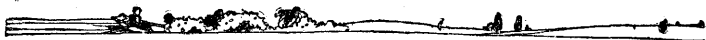
花，笑嘻嘻地，垂立在冷太太身後。敏之先和他一鞠躬，冷太太倒是一個萬福還禮。燕西未曾介紹，冷太太就先說道：這就是五小姐嗎？敏之道：舍弟住在這兒，不免有些吵鬧之處，特意前來看冷太太。冷太太道：那就不敢當。我們早就應該到府上去問安呢。說時，冷太太早上前携着敏之的手，一同到客廳裏來。便回頭對韓媽道：你去請小姐來，韓媽巴不得一聲，便到上屋子裏來催清秋。清秋穿了一件印花印度布的好長衫，又換了一雙黃色半截皮鞋，倒像出門或會客的樣子。這時却好端端躺在床上。韓媽道：客都來了，大姑娘你還不出去嗎？清秋道：有媽在外面招待，我就不必去了。韓媽道：人家一來拜訪太太，二來也是拜訪姑娘，你要不見人家，人家不會見怪嗎？清秋坐了起來，伸個懶腰笑道：我就怕見生人，見了面又沒有什麼可說的。韓媽道：那要什麼緊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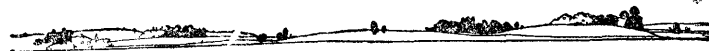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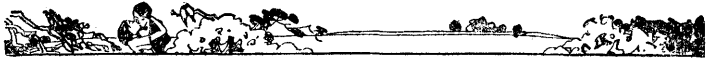
一回見面二回熟，人家怎麼來着呢？清秋道：待一會兒，我再去罷。韓媽道：要去就去，待一會兒作什麼呢？清秋被他催不過，只得起來，先對着鏡子，理了一理鬢髮，然後又牽了一牽衣襟。韓媽拉着他的袖口道：去罷，去罷。你是不怕見客的人，怎麼今天倒害起臊來了。清秋道：誰害臊呢？我就去。說着，便很快的走出來。到了客廳裏，燕西又從新介紹，敏之見他身材婀娜，面貌清秀，也覺得是一個標緻女子，心裏就誇燕西的眼力不錯，敏之拉着他的手，在一塊坐了，談了一些學校裏的功課，清秋從從容容都答應出來，韓媽在這時候忙着沏茶擺糕菓碟，敏之道：以後我可以常常來往，不要這樣客氣，太客氣，就不便常來往了。清秋笑道：要說客氣，就太笑話了，五小姐是初次來，我們既不能待得很簡慢，匆促之間，又辦不出什麼來，要說款待，還不如五小姐在府吃的粗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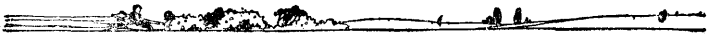
點心呢？這不能算是款待貴客，不過表示一番敬意罷了。敏之道：這樣說，越發不敢當。而且也不能這樣稱呼，我雖然是個老學生，倒不肯拋棄學生生活。你要客氣一點，就叫我一聲密斯金得了。冷太太道：我一見五小姐，就知道是個和氣人。這一說話，越發透着和氣了。像五小姐這樣的門第，又極有學問，這樣客氣，是極難得的了。他母女二人極力的稱贊敏之，連韓媽站在一旁，也是笑嘻嘻的。敏之想起還沒有給賞錢，趁他送茶的時候，便賞他兩塊錢。韓媽得了錢，又請了一個安道謝，便道：過些時候，再跟着我們小姐，到你公館裏去請安。敏之握着清秋的手道：果然的，什麼時候請到舍下去玩玩，我還有個小些的舍妹頑皮的了不得。我總想讓他交幾個好些的女友，讓他見識見識，像密斯冷這樣端重的人，他能多認識幾個，也許把脾氣會改過來一些。清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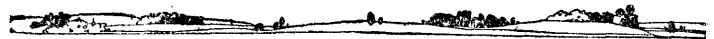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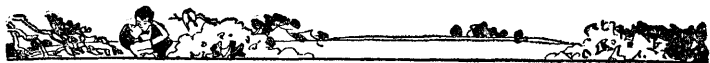
笑道：「只要不嫌棄，我一定到府上去的。不過很不懂禮節，到府上去怕會弄出笑話來呢。」敏之道：「家父家兄雖都在政界裏，可是舍下的人，都不怎腐敗，官僚那些習氣，確是沒有的。」密斯冷要去，可以先通一個電話，我一定在家裏恭候。兩人說得投機，敏之儘管和他說話，可是清秋心裏想着，他此來是要背着我說幾句話。我坐在這裏，他怎樣開口？看看燕西坐在一邊，也無走意，心裏又一想，他要是不走，這話也是不能說的，急切拍不開身，只得依舊和敏之談話。差不多談了一個鐘頭的話，敏之才告辭說走。依舊是走燕西的詩社那邊出去了。敏之回了家，就對潤之說道：「那個女孩子的確不壞。老七要娶了他，是老七的幸福。而且人家雖窮一點，也是體面人，大可聯親，讓我慢慢的把這事對母親說一說。潤之道：「那層可不要忙，至少也要母親見了見這人才提。」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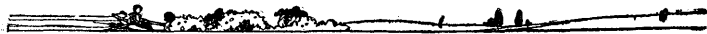
然，他老人家未必就同意的。敏之道：我先不提親事，就說有一個很好的女孩子，是老七的朋友得了。再聽口風，然後向下說。潤之道：這或者可以。我們就到母親房裏。敏之笑道：你這總是肚子裏攔不住事。說走就走，說辦就辦。潤之道：不是爲這個事。我聽說四姐由東京來了信，快要回來呢。我是看信去。潤之說畢，便起身到金太太屋裏來。只見金太太斜躺在一張軟榻上，秀珠拿了一份報紙，坐在一張矮小沙發椅上，不曉得把什麼一段新聞，念給金太太聽。金太太道：怎麼屋子裏，一個人也沒有？要喝一杯茶也不能夠。秀珠聽說，扔下了報紙，連忙拿上了桌子上的茶盃，斟了一杯熱茶，雙手送將過來。金太太坐了起來，連忙接着茶杯，他一句話沒說出，潤之一腳走進來，便笑道：不敢當，不敢當！秀珠一回頭看見是潤之，笑道：這兒送茶給伯母，你那兒怎樣不敢當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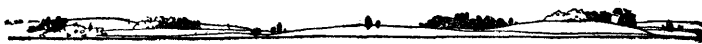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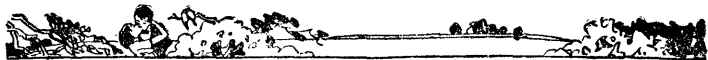
起來了？潤之道：這件事，本應該我們做的。密斯白這一來，算是給我們代勞了，我們還不該道謝嗎？秀珠笑道：我就不願這樣客氣。遇事都應隨便。金太太笑道：雖然隨便，這種反客爲主的事情，我們就不敢當呢。正說着，只見一個老媽子站在門外邊說道：太太大夫來了。秀珠忙問道：誰不舒服了，又請大夫呢？潤之道：是我們大嫂。秀珠道：昨天上午我回家去的時候，他還是又說又笑，隔了一宿，怎麼就病了？金太太道：咳！你不知道，這一向子，他夫婦倆生氣，我們怎樣說，他們也不好。有三四天了，我們那老大，是不見人影兒。大少奶奶接上就病了。他又回頭對潤之道：梁大夫來了。你就帶他瞧瞧去罷。秀珠道：哎喲，我是一點不知道，我也瞧瞧去。於是潤之到外面客廳裏見了梁大夫，引他到佩芳屋子裏去，秀珠是早在那裏了。原來這梁大夫，差不多是金家的顧問。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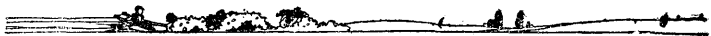
人少吃兩口飯，都去問他的。梁大夫提着一個皮包，走到正中屋子裏，把皮包放下，一打開來，取出一條白布衣服，將身罩了，拿着聽脈器，測溫器，走進佩芳屋子裏去。佩芳的正面銅床上，垂着一口鐘竹葉青的羅帳子。帳子掀開一邊，佩芳將一副寶藍錦綢的秋被，蓋了半截渾身，上身穿了一件淺霞色印度綢夾襖。用一條湖綢舊被捲了放在身後，却把身子斜靠着。梁大夫雖知床上的大少奶奶便是病人。一看短髮梳的光光的，臉上沒有施脂粉，僅僅帶一點黃色。除此而外，看不出他有什么病容。因此也不敢一下便認爲是病人。佩芳見大夫進來，勉強笑着點了點頭，早有一個老媽子端了一張方檯放在牀面前。所幸這位大夫有五十多歲，長了一把蒼白鬚子，這才倚老賣老，就在檯上坐了下來。先是要了佩芳的手，按一按手脈。然後說道：這得細細的診察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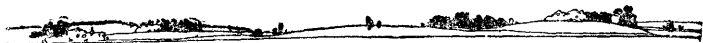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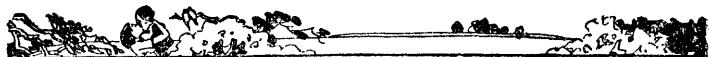
請大少奶奶，寬一寬衣。金家究竟是文明人家，而且少奶奶小姐們，又常常的穿了跳舞的衣服去跳舞，對於露胸袒肩這一層，倒並不認爲困難。當時便將短夾襖鈕扣解了，半躺開胸脯。梁大夫將測溫器交給佩芳含着，然後將聽脈器的管子，插入耳朵，由診脈器細細的在佩芳肺部上聽了一會。梁大夫聽了脈以後，就對佩芳道：脈沒有什麼病狀。說着，又在佩芳口裏取出測溫器來，抬起手來，映着亮光看了一看。說道：體溫也很適中。這不過精神欠旺點，休養休養就好了。潤之道：這樣說，不用得吃藥了。梁大夫笑道：雖然沒有病，却是吃點藥也好。潤之道：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梁大夫知道潤之和秀珠都是兩位小姐，笑着點頭道：自然有緣故。潤之和秀珠看他這樣說話，都笑了。梁大夫把白衣脫了。和用的東西，全放進皮包去，便道：我要去見一見太太。潤之聽說，便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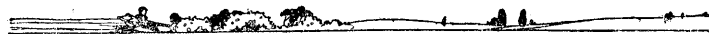
引他到金太太這邊來。金太太隔着玻璃窗看見，便先迎出來，陪他在正中屋子裏坐。梁大夫一進門，先就取下帽子在手上，連連拱着手笑道：太太，恭喜，恭喜。金太太見大夫診了病，不替人解說病狀，反而道喜，倒是一怔。就是其他在屋子裏的人，也都不免詫異起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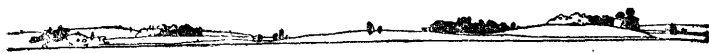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八回 携妓消愁是非都不白 釀金獻壽授受各相宜

梁大夫看到大家這樣驚異的樣子，也就料着是不明就裏，因笑道：大少奶奶是喜脈，不要緊的。您說這不可喜嗎？原來金銓有四個兒子，還沒有一個孫子，金太太日夜盼望的就是這一件事。這一些時候，常看到二少奶奶常常有些小不舒服，全副精神都注意在他身上，以爲他有了喜，現在醫生說是大少奶奶有喜，這一喜是喜出望外了。便道：大夫，這話是真的嗎？別是不舒服吧？梁大夫笑道：太太，我做醫生的，連一個有喜沒喜都分別不出來，這還當什麼大夫哩？金太太笑道：梁先生，您不要多疑了。我是因爲我們大少奶奶一點也不露消息，突然聽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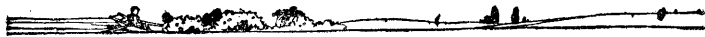
了這話，倒很怪的。這就得預備產婆了。梁先生，你看是西洋產婆好些？還是日本產婆好呢？梁大夫笑道：那倒還不忙。現在不過兩三個月呢。金太太道：那倒罷了，我們二少奶奶也是常常不舒服，我也要請梁大夫看看。梁大夫聽了金太太的口音，也就猜透了一半。笑道：倒是看看的好，遇事好留意一點。金太太聽了，便吩咐老媽子去請二少奶奶來。老媽子去了一會，走來笑道：二少奶奶說，他沒有病，不肯瞧呢。金太太道：他爲什麼不來瞧？又是你們這班東西，多嘴多舌，讓他知道，他所以不來了。老媽子道：我們不知道二少奶奶有什麼病沒有，說什麼呢？梁大夫道：不瞧，那也不要緊。我那裏印着有育嬰須知的小冊子，裏面附有種種保胎法。我可以拿幾份過來，送給幾個少奶奶瞧瞧。若照着書上行事，那比請一個大夫在家裏還強呢。梁大夫看看沒有什麼事，提





第二十八回

着皮包自走了，這裏金太太聽到有添孫子的消息，立刻把這事當了一個問題，和這個討論幾句，又和那個討論幾句。可是正要把這事告訴鳳舉，鳳舉偏偏好幾天不見他的面。鳳舉在家裏，佩芳光是和他吵，鳳舉一賭氣就避開了。佩芳先還說你不回來，我希望你一輩子也不見我。第一天過去了，第二天不見鳳舉回來，就有些着慌。到第三天，仍不見他回來，便打電話到部裏去問，恰好又是禮拜日。到第四天，佩芳就病了，病了兩天，還是不回來。到了這時候，佩芳心裏很是焦急。但事已如此，嘴裏可不肯說找他回來。若要說出，分明自己軟化，鳳舉益發得志了。所以他面上依然鎮靜，不露聲色，後來被梁大夫診脈診出來了，倒是一喜，因有一個多月了，自己老是這樣懷疑着，是不是有了喜？自己雖然有七八分相信，却又不肯就告訴鳳舉。怕他一說出去了，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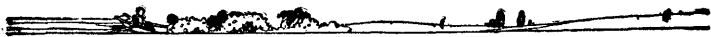


是不是的，那有多麼寒憎？現梁大夫把這事給證實了，第一是婆婆要由我一點，總不讓我生氣。鳳舉要鬧，他必定壓制兒子不壓制媳婦了。就是鳳舉本人，聽了這個消息，也得大喜一番，他一定不敢再惹人生氣的，若一說，我爲這個病了，他還不回來瞧我嗎？這樣想着，鳳舉之回來不回來，越發不管。誰知鳳舉死了心了，逕是不回家，就是回家，也不進自己的房，不過衙門還是照舊去。下了衙門以後，人到那裏去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金家的房子很大，金銓夫妻一兩天不看兒子，也是常事，就不過問，老夫妻倆還不過問，旁人那裏得知哩。佩芳睡了三天，想靜等不是辦法，便理了一理頭髮，換了一件長衣，走到婆婆屋裏來。金太太戴上大框眼鏡子，拿了一本大字詳註的金剛經，正躺在軟榻上念。看見佩芳進來，放下書，摘下眼鏡子，笑道：佩芳，你好了嗎？就在屋子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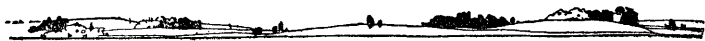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八回

多躺一會兒罷。不要像平常一般，那樣歡喜走動了。佩芳道：老坐在屋裏，也是悶的慌，總要出來走動走動才好。金太太道：當然是要運動的。不過你睡剛起來，總要休息休息，不要把身子累了。佩芳笑道：一個人坐在屋裏，有三四天，也够悶的了。我想找幾個人打小牌呢。金太太道：打牌，那更不合宜了。鳳舉呢？老不在家嗎？佩芳道：我快有一個禮拜沒看見他了。金太太道：真的嗎？昨天下午，他還在這屋子裏坐一會兒去的呢。佩芳道：他回是回家的，就是不和我不見面。金太太聽說，默然了一會，說道：這孩子的脾氣，還是這樣。回頭我打電話到他部裏去，問問他看。佩芳道：隨他去罷。一問了他，更要讓他生氣。金太太明知佩芳是氣話，却又不好怎樣回答，淡淡的說道：沒看見你們少年夫妻，總是歡喜爭些閒氣，說了這句，就牽扯到別一件事上去了。金太太就想到了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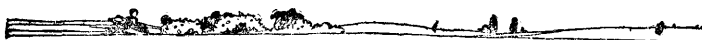
午鳳舉回來，背着佩芳問他一個究竟。不料這日下午，鳳舉依然沒有回來。金太太一問聽差，都說不知道，就是問汽車夫，他說：每天送大爺到部，回來就坐車，不回來就不坐車，也不知道在那裏。金太太不得要領，就越發的要追問。這一天過去，到了第二天，鳳舉回來了。金太太一聽到這個消息，立刻傳去問話。金太太劈頭一句便問道：你這樣不是和我爲難嗎？佩芳剛剛身上有些不舒服，你就在這時候，和他生氣，你鬧了許久，我一點不知道，倒像我是放縱你這樣呢。鳳舉微笑道：我沒有和他生什麼氣呀。金太太道：你還說不鬧呢？有整個的禮拜不見他的面了。鳳舉道：他見了我，就和我囉唆，我不願受這些閒氣，所以躲開他。金太太道：你躲在什麼地方？鳳舉道：我躲在那裏呢？也不過前面客房裏罷了。金太太道：你天天都在家裏嗎？怎樣我不看見你？鳳舉道：我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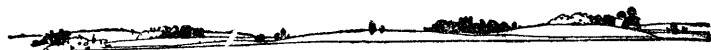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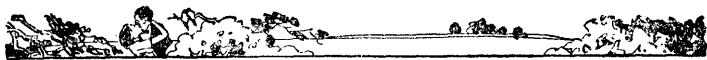
不到後面來，你怎樣看得見我呢？金太太道：我不和你說上許多。從今天起，你得回自己房裏去睡。這樣東跑西躲，小孩子一般，總不成個事體。鳳舉糊裏糊塗的答應着，就走開了。原來這些時候，鳳舉和劉蔚然朱逸士結成一黨，每日晚上逛窯子。鳳舉還是對那天在北班子裏認得的晚香，很是滿意，每天必去。接連去了三天。也是晚香隨便說了一句話，問大爺什麼時候捧捧我們呢？鳳舉笑道：隨便那一天都可以。晚香拿着鳳舉的手，一直看到他臉上，笑道：隨便那天都可以嗎？明天怎樣呢？鳳舉道：好，明天就明天罷。你可以預備一點菜，我明天請幾個朋友在這裏吃飯。晚香道：真的嗎？你可不能冤我哩。鳳舉笑道：我們也認識這久了，我冤過你嗎？晚香的領家李大娘聽了這話，眉開眼笑，說道：這話是真的，大爺人極好，不說假話的。到了次日，鳳舉就在晚香屋子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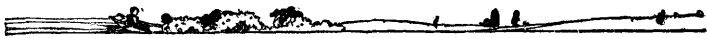
裏擺了七十二兩的兩棹酒席。吃酒之後，又接上打起牌來，抽了三百多塊錢的頭子，自捧上了這一場之後，雙方的感情，格外濃密。一到了晚上，鳳舉便到晚香那裏去坐。那李大娘另外問鳳舉要了一張五百元的支票，就讓晚香每晚陪鳳舉到中外飯店去看跳舞，不必回來了。鳳舉有這樣可樂的地方，不回家也沒甚關係，所以他這一個多禮拜，都是這樣消遣。這天金太太雖把他叫來說了幾句，他當面是不置可否。到了晚上，他又帶了晚香一塊兒上中外飯店去了。佩芳見婆婆的命令，都不能挽回丈夫的態度，也只好由他去。晚上拿了一本書，躺在軟沙發上看，院子裏悄無人聲，看着書，倒也淡焉若忘。忽聽得慧厂隔着窗子，叫了一聲大嫂。佩芳道：請進來罷。慧厂笑道：怎麼這樣客氣？還用上一個請字呢？說着便走進來了。佩芳道：不是呀。來而不往非禮也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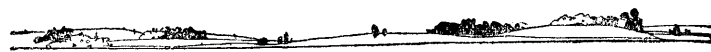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八回

你既然很講禮，先叫了一聲，試探試探，能不能進來？那末，我就應當先下一個請字了。慧厂道：並不是我多禮。我怕大哥在屋子裏，所以先叫一聲，較爲便當一點。說時挨着佩芳身旁坐下，順手將佩芳看的書，拿起一看。見那書籤子上標着若海慈航四個字。笑道：現在這新出的小說，總是情海慾海這些字樣。這部書大概又說的是一男一女，發生了愛情，結果又是經了種種磨折，忽然醒悟過來吧？佩芳笑道：你猜的滿不是那回事。慧厂道：怎樣滿不是那回事？那不是和這個小說名字不相合嗎？佩芳道：本來就不是小說。你瞧瞧看就明白了。慧厂聽說，揭開一頁來看，就是二頁彩畫的觀世音的全身像。再往後翻，就是大字石印的太上感應篇。慧厂笑道：咳！你真無聊到了極點，怎麼看起這種書來。佩芳道：你不要說這是無聊的書，你仔細的看看，必然感覺得這種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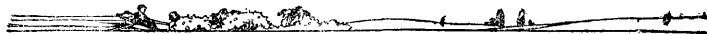
善書裏也有好多名言至理。看了之後，一定會若有所悟，解除不少煩惱。這後面是楞嚴經。如來和阿難尊者，反覆辯難，說得天下事無一不是空的，非常有味。我覺得和人爭氣，真無意思了。慧厂笑道：人都是這樣，在氣頭上就抱消極主義，氣平就不願消極了。佩芳道：你這話不然，母親並不生氣，他爲什麼把金剛經，都念得爛熟了。慧厂道：年老的人，富貴榮華全有了。就不能不怕出岔事，二來也希望長壽。這兩樣事，都不是人力所能辦到的，就只念佛，做那修行的功夫了。佩芳用手指着慧厂笑道：你少說這話，仔細讓人聽了去，告訴母親，要說你批評老人家吝佛。慧厂道：我不和你說這些廢話了，我來和你商量一件事，後天是老七的生日，他們都要送禮，你打算送什麼呢？佩芳道：是啊，去年要鬧，沒有鬧成，今年該玩一玩了。明年他要出洋，不定那年回來，二十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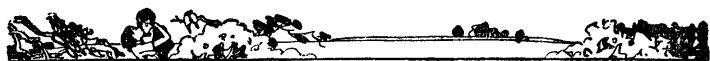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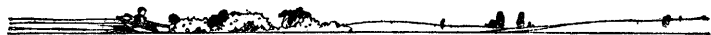
是趕不上做的。慧厂道：大家也是這樣說，父親可不成，他說一人年年總有一個生日，有什麼可賀的？他平生就討厭人家做壽，一個年輕的人更與壽字不相稱，那裏還可以慶賀。我們送老七的禮，遠得瞞着父親嗎？我倒有一樣東西老七用得着的，也不致於驚動人。慧厂道：是什麼呢？他用得着的東西太多了。佩芳道：憑什麼，也沒有這個東西他中意，我打算送他一筆壽金。慧厂笑道：那可使不得，他能諒解我們，也要說我們不大方。不諒解我們，就要說我們恥笑他了，不如還送東西罷。佩芳道：既然這樣，我送他一套大禮服，讓他結婚的時候穿。你呢？慧厂道：不好，要揀有趣味的才對，他原是一個有趣味的人呢。佩芳道：結婚的禮服，還不有趣嗎？慧厂道：他也不一定結婚，才穿禮服，那怎樣算趣？我倒有個辦法，賃一捲電影片，到家裏來映。佩芳道：不好，不好。電影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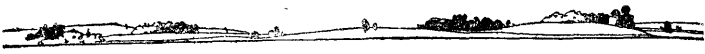
電影院映，他們有銀幕，映出來好看。上次我們映幾回，都是懸着一塊白布，映在白布上，減了不少的精彩。不如叫小科班來演幾齣戲罷。慧厂道：不成，演戲鑼鼓一響，父親就知道了。佩芳笑道：這樣也不行，那樣也不行，那就無可樂的了，豈不是做個素生日？慧厂道：不如問他自己去罷，連他自己要我們送什麼，我也請問他，這倒是最好的方法。他這些時候，都在家裏，可以叫人把他請來問問。佩芳笑道：私下問他，倒是可以。便吩咐蔣媽，把燕西叫了來。燕西隔着屋子，先就說道：我在家裏，你們又添了一個幫閒的了。什麼時候差角色，什麼時候去叫我，我就可以隨時補缺。走進來時，見佩芳慧厂同靠在沙發椅上談心，只把牆上斜插的綠罩電燈扭開，屋子裏靜悄悄的，不像有什麼動作。笑道：我以爲二位嫂嫂命令叫我來打牌呢，原來不是的。慧厂道：你坐下罷，我



問你，你老實說，你現在所欠缺的，到底是那一樣。燕西笑道：你們又要拿我開心嗎？我就實說了罷。我少了一個少奶奶。佩芳道：我不和你說笑話。問你實實在在缺少了什麼應用的東西。燕西笑道：那就缺少的很多了。總而言之，一句話，是缺少幾個錢。有了錢就什麼事都好辦了。佩芳聽了這話，對慧厂夾了一下眼睛，彼此一笑。燕西道：怎麼樣？我這話說的太不雅嗎？慧厂道：倒不是不雅，我們先猜了一猜，你就會說這話呢。我問你上次你三嫂不是借了三百塊錢給你了嗎？你作什麼用了？這還不到半個月呢。燕西道：我這窟窿太大了，不是三百塊錢填得滿的。佩芳道：我並不是要查你的帳，你不要誤會了。我們之所以問，因為你的壽誕到了，我們要送壽禮，不知那一樣你最合式。要請你自己說一說。我們是決定了送禮的，你就不必客氣。燕西道：二位嫂嫂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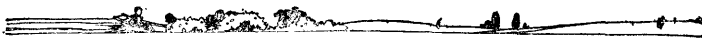
猜到了，我還說什麼呢。慧厂笑道：老七，你也稍微爭點氣，別讓人家諒着了。怎麼我們猜你要錢，你就果然要錢。燕西笑道：誰教我花得太厲害呢？而且長嫂當母，在嫂嫂面前說實話也不要緊。若是說慌，倒顯得不是好孩子了。佩芳笑道：你瞧瞧，說了一聲給錢，連長嫂當母都說出來了，好孩子也說出來了。二妹，就送他份子罷。你看，我們應該送他多少呢？慧厂笑道：幾毛錢總不像樣子，我們一個送他一塊錢罷。燕西笑道：長者賜，少者不敢辭。無論一塊或一毛，那都是好的。我當然拜領。慧厂道：這話說得冠冕，但是你心眼裏不嫌少嗎？燕西道：我不能嫌少。佩芳道：嫌少就嫌少，不嫌少就不嫌少。爲什麼加上一個能字？燕西道：我知道的，二位嫂嫂極是大方，說不定借這個機會，送我三百五百。現在說送那一塊錢，自然是鬧着玩。我若說嫌少，您一氣，可就不會給我整





第二十八回

批的了。可是一塊錢不能算多，要我說那屈心話，這不算少，我也對不住兩位嫂嫂。慧厂笑道：大嫂，這孩子現在學得真會說話，不知道跟誰學的。佩芳道：當然是跟秀珠妹妹學的，他就是一個會說話的人。燕西道：我問人家是什麼意思，談論到了我，就會牽連到他。佩芳笑道：因為是你的他，才會牽連到他呢。二妹你看怎麼樣呢？我以為老七將來很能聽秀珠妹妹的話。燕西用兩個指頭，塞着耳朵眼，站起來就要走。佩芳道：跑什麼話？還沒有說完呢。燕西道：你們說的這些話，叫人家怎樣受得了呢？佩芳道：不說這些話就得了。你說願意要錢，我們可就真要送你的錢了。你怎樣請客呢？燕西道：請大家吃一餐就是了，怎樣吃法，我可就說不上。佩芳道：不帶一點玩意兒嗎？燕西道：有倒是有一個玩法。現在來了一班南洋魔術團，有幾個女魔術家，長的挺好。慧厂道：你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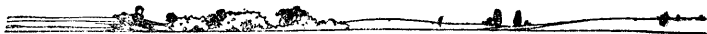
還是要看他魔術呢，還是要看女魔術家呢？燕西道：魔術也看，女魔術家也看。到了那天，請他來變了幾套戲法。靜靜悄悄的樂一陣，包管誰也不知道。佩芳道：我看不請也罷，這種女人，總不免有幾分妖氣。你們兄弟幾人，見了女子，就如蒼蠅見血一般，不要節外生枝起來。燕西笑道：這樣一說，我們弟兄還成人嗎？慧厂道：你要找魔術團，就找魔術團罷。但不知你請些什麼客？燕西道：我想不要請客罷，就是家裏人大家吃一點，喝一點得了。若是請起客來，就免不了父母知道的。我寧可少樂一點，也不願意多挨幾句罵。佩芳道：家裏人以外，一個生人也沒有嗎？燕西道：說不定也要請幾個外客，那就讓他們在外面客廳裏，鬧鬧罷了。慧厂道：沒有加入我們團裏的嗎？燕西道：不過是幾個同學，和幾個常常見面的朋友，當然不能請到裏面來。慧厂因他這樣說，也就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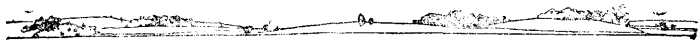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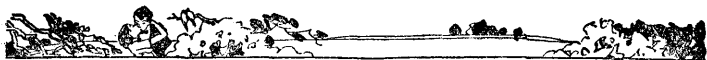
佩芳一笑，不再提了。到了次日，慧厂和玉芬也商量了，三人各開一百元支票，用一個珊瑚箋紅紙封兒，將支票來套上了，各人親自在上面寫了壽敬兩字，玉芬的支票，却是叫秋香送去了。秋香拿着，想七爺待我們很好的，我們倒應當送一點禮才好。於是先不送去，便到敏之這裏來，把阿囡叫到走廊下，把話對他說了。阿囡笑道：別獻醜了。我們送得起什麼東西呢？拿了去，倒讓七爺笑我們。秋香道：不是那樣說，千里送鵝毛，物輕人情重。敏之在屋裏看書，見他兩人鬼鬼崇崇的說話，就疑心。忽聽物輕人情重一句話，心想，不要這兩個小鬼頭，又在弄什麼玩意。隨掀着一角紗窗向外望了一望，只見秋香手裏舉着一個紅紙套，說道：這是我們奶奶叫我送給七爺的。我想等我們的禮物辦好了，然後一路送去。阿囡道：你就先送去罷。我們一刻工夫，怎樣辦得齊禮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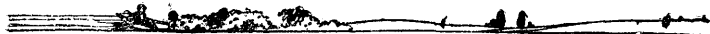
呢？敏之這才明白，他們是要送燕西的壽禮。便道：秋香，你拿進來我看，他們送的是什麼禮。秋香聽了，便送了進來，敏之笑道：你們少奶奶，現在專門賣弄他有錢了。借了不算，送禮也是現折。秋香道：不是我們少奶送錢，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也是送錢呢。敏之向着紗幔，對裏面屋子裏嚷道：潤之，你聽見沒有？他們都送錢呢。潤之問道：送多少呢？敏之道：三嫂是一百元。大概他們都是一樣了。潤之道：他們都是極精細的人，不徵得老七的同意，他們是不會這樣辦的。我們可以送，我們就可以送。敏之道：不是不可的問題，是願不願的問題。我就不願湊許多錢給他，讓他胡花去。潤之道：他不是說負了債嗎？湊幾個錢讓他還債去罷。這樣說我們一人一百元了。潤之道：當然和三位嫂嫂一樣。敏之笑道：這真便宜了他。你聽見了沒有，秋香和阿因，也要送他的禮，想了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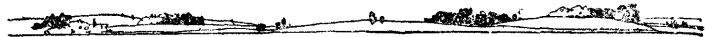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八回

一陣子，沒有想出送什麼東西好。我看，他們也是送錢罷。反正他們眼裏的七爺，也是不分上下。老七這樣死要錢。送去也是不會推辭的。秋香笑道：我們那有那大的膽，不是找罵挨嗎？潤之這才走出來，一手掀着紗幔，一手掠着鬢髮，笑道：今兒個幾時了？秋香道：明天一天，後天就是七爺的生日了。潤之道：我是睡早覺，睡忘了，沒有到前面去查一查電報去。說四姐明天要到京呢。若是到了，老七又多一筆收入。敏之道：大概沒有電報來，若有電來，母親一定會叫我們去告訴的。潤之道：秋香你剛才是在前面來嗎？聽到說有電報沒有？敏之道：你這是白問，若是他在前面來，只要我們這樣一提，他早就說了，還用得着你問嗎？潤之道：那是什麼道理？秋香撇着嘴道：那有什麼不懂，五小姐罵我是快嘴丫頭呢。他一說破，大家都笑了。秋香不好意思，依舊拉着阿囡到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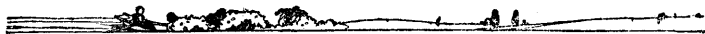
走廊下去說話。阿囡道：你打算送什麼呢？秋香道：我想你一個，我一個，再邀玉兒和小蘭，咱們湊着錢，買幾樣屋子裏陳設的東西送他。七爺他就歡喜人家送他這些東西。你看他屋子裏不都是擺着人家送的嗎？阿囡道：你倒拿了大拇指當扇子搖呢！我是知道的，他屋子裏東西，分三種，頭一等，是女朋友送他的。第二等，是男戲子女戲子送他的。第三等是男朋友送給他的。我們算是那一等呢？秋香道：反正人家不能扔掉，送去總是一個人情啦。正說着，只見兩個花兒匠，抬了一盆新開的桂花，來放在台階上。潤之在屋裏笑道：我倒給你們想起一個辦法來了。七爺那天是要請客的。你買上幾十盆桂花送七爺，讓他請客賞花，他是很歡喜的。好在你們花錢又不多。秋香道：是的嗎？那算是什麼禮物呢？潤之道：你們是俗人，那懂得這個呢。你聽我的話送，準沒有錯。





第二十八回

敏之也笑道：秋香送桂花，這倒也有趣。憑你這名字，他就得受下了。秋香笑道：那是給我開玩笑的，我不幹。潤之道：傻子，這樣又省錢又漂亮的禮，爲什麼不送？這是規規矩矩的送禮，誰開玩笑呢？秋香聽了潤之這樣說，果然信了。找到玉兒小蘭一說，各人出三塊錢，就湊着一齊交給花兒匠，托他去買。秋香把這事辦了，才把玉芬的壽禮，送到燕西書房裏來。燕西接了那紅紙套，抽出那裏面的東西一看，也是一張一百元的支票。便笑道：怎麼他們都向我送起錢來了？這倒好，大家都是這樣的送法，我要發一個小財了。秋香笑道：七爺你別見笑，我們，我和阿因幾個人，湊了幾個錢，買了一些桂花，給七爺上壽，不知道七爺肯賞臉不肯賞臉？燕西一聽秋香說也湊了幾個錢，不由得臉上一紅。後來他說是送桂花，才笑道：雅緻得很，我一定全受的。那天我請大家吃酒，





就可以賞桂花了。說話時，在棹上紙盒裏，掏出一張仿古雲箋，便提筆寫了一張回條，是隆儀拜領，敬使洋四元。秋香站在棹子邊，一眼看見，便伸手來按着紙，不讓他往下寫。笑道：七爺的生日，我自己也嫌自己送不起好禮，不像個樣子，怎麼七爺倒給起錢來呢？燕西道：你們送禮，是你們的人情，你們少奶奶送我的禮，我敬他的使力，那是我的人情，那怎麼可以省呢？秋香道：七爺寫了，我也是不要的，我不談這些，我就走了。說畢轉身便走。燕西即刻跳起來，揪住他頭上一縷短髮，笑道：可跑不了啦。秋香笑道：呵，頭髮揪斷了。燕西笑道：我還看你跑不跑哩。正說笑着，只見玉兒氣喘如牛的跑了來，高舉着兩手道：還要鬧哩，了不得，後面有了事了，快去瞧罷。燕西看見這種情形，倒讓他嚇着了。

